

若非 / 著 /



花烬

若非 / 著

无论一个人沉溺在旧事或悲痛中多久，
只要你走出紧闭的房门，
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一如既往地运行着

.....

个人的悲欢多么卑微，
不足以动时代之一毫毛。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若非 / 著 /

花烬

Hua Jin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• 太原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烬 / 若非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378-5594-5

I. ①花… II. ①若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38383号

书名: 花 烬

著者: 若 非

特约编辑: 李 路 吴珊珊

责任编辑: 李向丽

封面设计: 弥 月

排版设计: 西橙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: 030012

电话: 0351-5628696(发行部)

0351-5628688(总编室) 传真: 0351-5628680

网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 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189千字 印张: 8.75

版次: 2018年8月第1版

印次: 2018年8月河北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78-5594-5

定价: 49.80元

写在前面的话

因缘际会，本书有机会出版，
有一些话，写在这里。

书中，我写下三个不值得颂扬
的爱情故事：她们或飞蛾扑火，或
徘徊犹豫，或坠向无尽的深渊，最
终都走向苍茫与幻灭。

在这些故事中，我写她们决绝
地一往无前，也写她们的挣扎与逃
离，有死亡、有离散、有沉落、有
执迷、有成长……

书名叫《花烬》。我试图寓意
盛放与毁灭——季节过去，花凋残
落，一地的花瓣，就像燃烧一般，

光芒与芬芳随风而逝，只剩无尽的
灰烬。

每一朵花都将肆意盛放，也终
将凋谢残败，像一些青春，像一些
爱情。

这是真切发生在这个大时代里
却又被我们刻意隐去的故事。它在
我的笔下，也在我们的身边。

当你读这本书时，她们的故
事，也正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，悄
然地发生着。

2017年3月

贵州毕节

”

亲爱的，

想好就行，

请你一定要好好善待自己。

楔子¹

据说，“当上帝关了一扇门，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。”陆丹心对这句烂大街的话嗤之以鼻，上帝只顾着关门开窗，却忽略了门可以大步流星走出去，窗多半只能望洋兴叹无从迈步，一不小心，轻则摔个残废，重则丢了性命。上帝只有一个，且来无影去无踪，需要门和窗的，是自己这样的芸芸众生。但马力发出邀请的时候，她还是想，管他呢，既然门都关了，不如先开窗看看风景。

她决定赴马力的约。

清溪位于城郊，虽名义上属于省城城区，但却如同后娘养的，空有名分，实则远离主城区。其他地方把清溪当省城，省城主城区把清溪当农村，很尴尬。清溪因为一条蜿蜒清澈的

清溪河而得名，此处有两个东西最为引人，一是蜿蜒的河水留下大片湿地，新开发的清溪国家湿地公园每到周末便人满为患，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地方；二是清溪大学开放自由，美女多、美食多，受到周边高校学子的青睐。

陆丹心是清溪大学旅游学院的大三学生，而她和马力认识，得益于大名鼎鼎的清溪河。不，确切地说，她和马力产生更深的交集，是因为清溪河。实际上，早一些时候，他们是见过面的，但陆丹心并不大记得。直到他们在清溪河边再度相遇。

这事，说起来有点漫长……

01 //

陆丹心再一次见到马力的时候，可以说，要有多落魄就有多落魄。

那一天，陆丹心刚和李良分手，是在二月即将结束的一天黄昏，清溪国家湿地公园里。

那一天，她不知道，遇见马力，自己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……

陆丹心刚刚和前男友李良分手。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出去散心，不料在过河中石凳组成的百步桥时，失神踩滑，一个踉跄，身体倾斜，向河里倒去。陆丹心下意识地选择了跳水，因为旁边是冬日水少的浅滩，她才免了湿成落汤鸡的下场，但大

腿以下，全部湿透了。

在游人的帮助下，陆丹心从水里爬上来，腿都是颤巍巍的。她离开百步桥，站在岸上，看着流水平静无波，心有余悸。联想到这一天发生的事情，巨大的悲伤突然汹涌而来，眼泪止不住地掉了下来。

这一天，是她和男朋友——哦，不，确切讲，是和前男朋友早就约好的日子。在过去漫长的寒假里，他们都无比思念对方，至少在陆丹心看来，是这样的。他们约好，早点回到学校，早点见到对方。为此，陆丹心大清早就出门，搭了火车，中午一点多才赶到学校，来不及休息，她心急如焚地给李良打电话，说到了。

李良语气平淡，说：“要不你先好好休息，休息好了我们再见面。”这句话如寒风般把陆丹心的热情浇了下去，她以为李良会跟自己一样迫不及待，恨不得马上就见到对方，可当她热情地告知他自己到达的消息后，他竟能如此平淡，像一杯没有温度的水。

想是这么想，心里虽然有失落、有难受、有闷气，但陆丹心还是尽量用温柔的语气说：“亲爱的，我一点都不累，一想到要见到你了，我就一点都不累了。你知道整个假期我都想你，跟你想见我一样。每天都会梦见你，梦到你牵着我散步，抱着我睡觉……”

“好了，那就见嘛，你在哪里？我这就去找你。”李良打断陆丹心说。

陆丹心的心里更难受了。她确信，李良是故意的，她心里想着，见了面一定要和他理论理论。她说：“那你来我宿舍楼下接我。”

李良说：“我过不去，四合院那边二楼那家茶吧开门的，我们在那里见面吧！”

陆丹心心里的失望和伤痛更深了一层。李良是吃了什么药呢？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要发生什么。

李良也没多话，把电话挂了。陆丹心放下电话，洗脸，简单地化了妆，出门往他们约好的地方赶去。

李良早到了，没点东西，背对店门坐在窗前，看着窗外，坐立不安的样子。

陆丹心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后，从后面捂住他的眼睛，说：“猜猜我是谁呀？”

虽然心里不开心，但是看到李良，她心里的怒气却消了一半。做这一切的时候，她心里告诉自己，一切都不能搞砸。她自己知道，她是爱李良的。

可是李良不耐烦地扭动脖子，很快挣开了，不开心地说：“你有病吧？”

陆丹心强装的微笑，瞬间凝固在脸上，差点哭出来。李良看她那样，缓和一下语气，说：“坐下吧。”

陆丹心坐下了，又强迫自己微笑起来，说：“亲爱的，等了好一会儿了吧？”

李良没有接她的话，而是说：“快点东西喝吧。”

陆丹心哪有什么心情喝东西。她心里像打翻了一大瓶醋

一样，酸酸的。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搞不明白放假前对自己百依百顺、假期中在短信里和自己亲热无比的男朋友，突然用这种态度对待自己。她以为漫长的寒假之后见面，李良一定会热烈地拥抱自己，像每一次需要自己的时候那样，疯狂地亲吻和抚摸自己青春活力的身体。可是，李良没有。这个曾说过爱她的人，曾经热烈如火的男孩，现在正冷冰冰地坐在自己对面，一言不发，不敢直视她的眼睛。

该来的终究会来。虽然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，可是她就是不服气，她要知道，到底为什么。

陆丹心忍住悲伤，告诉自己不要流泪，她问李良：“李良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这样冷冰冰地对我？我是你女朋友啊，是深爱你的女朋友啊，是你曾无微不至照顾的女朋友啊，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待我？请你告诉我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亲爱的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一起面对，一起解决，好吗？好不好呀？你倒是说话呀！”

李良把目光从窗外移回来，没有看陆丹心的眼睛，而是低垂双目，看着两人之间的桌面，说：“陆丹心，我想了很久，我们——”

“不要你说，求你不要说出来。”

陆丹心崩溃了，终究如她所想，发生了她隐隐约约感觉到的事情。她疯了似的站起来，隔着一张木桌，想用手去堵住李良的嘴。她情愿李良骗着她，继续和她在一起，她不要这个残忍的结局。她说：“李良，亲爱的，我不要你说出来，告诉

我，你什么事都没有。告诉我你爱我，要和我好好在一起。告诉我，求你告诉我！”

李良偏过头，也站了起来，躲开了陆丹心伸过去的手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分手吧！”

他终究一点也不保留地，把这个结局抛给了陆丹心。

那一瞬间，陆丹心的心里，像千万支箭穿过一样，疼痛难忍。她呆呆地看着李良，感觉眼前的李良模糊了，看不清了，像不存在一样。她知道，是眼泪迷蒙了自己的双眼，可她连伸手擦擦眼泪的心情都没有了。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明明听得很清楚，可她还是不愿意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她和李良身上。

在旁人眼里，他们是多么天造地设的一对！一个是旅游管理学院长相出众的美女，一个是文学院全院皆知的才子，自古才子配佳人，不正是这样吗？身边的朋友们总是很羡慕他们，连老师遇到了，都不由得夸赞。实在是太让人羡慕的情侣，走到哪里都是光芒。可是，现在，这种光芒不再了，只剩下伤痛，只剩下一丝丝的心碎，这让她如何接受？

李良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对，我们分手吧，我们分手吧，我们分手吧。”他说得大声，像要确保陆丹心能够听清楚一样。

陆丹心慢慢地跌坐在茶吧的沙发上，眼泪早就顺着脸颊流到了脖子上，热热的。

李良也坐下来，默默地，不说一句话。

陆丹心记得，李良是善谈的。他是文学院公认的才子，小师妹们啧啧称赞的男神。文章写得动人，朗诵的时候磁性的嗓音和富于节奏的演绎会把人听得入迷；而口才也是好到进入学校辩论队，并代表学校拿过很多奖。就是这么一个优秀的人，在此时陆丹心的面前，却无言了。

茶吧里很安静。离学校开学还有几天时间，又是冬天，好像他们之间的话，都被冻在了空气中，毫无声息。

眼泪干在了脸上，脸一动，就有种轻微的干裂的感觉。陆丹心用手背触了触脸颊，问李良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李良说：“陆丹心，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，曾经很快乐，但是慢慢地我就感觉到了疲惫。你想想，我们在一起，你每天晚上都要给我打电话，或者要求我给你打电话，可你知道，我很忙，有很多事情需要做，我哪来那么多时间……再者，你说是想我，其实我感觉你就是不放心我，通过电话查岗，每天聊的都是那些重复的事情，每天都要如此持续到晚上零点以后，可你不知道，每天早上我都要无比困顿地去上课。我多么想有一天能够早早地上床睡觉，睡得饱饱的，第二天精神百倍地走进教室……再比如说，你总是莫名其妙地生气，没给你打电话，生气；没让你买东西，要生气；和朋友出去，你要生气……每一次都是我在哄你，可你知不知道，我也会累。现在我累了，陆丹心，我谢谢你爱我，可是我真的累了，这样下去，迟早我们都要分手，长痛不如短痛，还不如我们现在就分手……”

在李良说的过程中，陆丹心看李良的眼睛越来越大。她

不明白，为什么到头来都成了自己的错了，想和男朋友多说话，想时刻和男朋友在一起，想为男朋友买个礼物，甚至发个小脾气吸引男朋友的关心和注意，都错了。她心里算是明白了，所谓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，就是这样吧。

可是，她不甘心。从心里说，她是真的爱眼前这个人的，不仅仅是爱他的才华，其他也爱，爱他好的一面，也爱他坏的一面，什么都爱。在此之前，她有过两个男朋友，甚至把自己的身体给了其中一个，但她都不曾如此地爱他们，不曾分手的时候如此伤心。李良让她知道什么才是用心去爱，什么才是破除了好奇和虚荣的爱情。她相信，这就是所谓的真爱，因为她连他的缺点都爱上了。她想要为自己争取，她说：“李良，可不可以不分手？你知道我爱你，我也知道你爱我。以后我会改的，请你给我时间。”

李良面无表情地摇摇头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会回头的，你好好的，我走了。”他说走，就真的起身走了。透过窗户，陆丹心看见他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萧条的视野里。他竟然头也未曾回一下。

李良走后，陆丹心呆呆地坐在茶吧里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，她索性懒得管，任由眼泪往下流。茶吧老板是三十几岁的中年男子，在收银台看了她好久，给她倒了杯热水过来，轻声说：“你想哭就哭吧，我给你把帘子拉上。”虽然帘子把自己和本来就没人茶吧大厅隔了起来，但她却哭不出声来，倒是眼泪像决堤的洪水，哗啦啦往下流。

在寝室睡了几个小时后，陆丹心决定出去走走。天色向晚，她顺着山路下了山，进了清溪国家湿地公园，然后很不幸地，掉在了水里。

这一天真够倒霉的。宠着自己的男朋友离自己而去，就连出来散步，也要掉到河里。想着这些，她的心里更难受了，也不管身边来来往往的人，蹲在河边的台阶上放声大哭起来。路过的人们，都好奇地看着她，不知道这个年轻的姑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。

陆丹心正哭着，突然有人拍她的肩膀，在耳边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她抬起泪眼，就看见了马力的脸。那一刻，她的脸通红，沾满泪水，头发凌乱，极为落魄。

她一眼就认出了马力，这个男人，在放寒假之前，还帮过她一次。

那时候马列学院的考试科目，陆丹心贪玩了些，考得极差，知道自己一定考不过，跑到老师办公室去求情。科任老师冷面无情，把她骂了一遍，说：“再求情也不管用。”这时候马力走了进来，对科任老师说：“差不多就算了，我们马列学院的课，也没那么重要，学生知道错了，以后好好学就是。”陆丹心感激地看着马力，马力对陆丹心说：“小同学，以后好好学，不好好学，下次可没人帮你。”

这是她第一次见到马力。

她是旅管学院的学生，所以对马列学院的情况不了解，回到寝室，和大家谈起，才听说，他是马列学院的副院长。室友们都说：“肯定没问题，一定会过的，副院长都发话了，那